

【关注 本土文化】

在古老苗族村寨岫沙原生态的舞蹈中,徐明油画艺术展在贵州美术馆开幕。作为当代中国写实主义绘画的前沿探索者,油画家徐明将自己首次在家乡举行的个展命名为“缘点”。

苗族文化,是徐明探索“创作主体”与“艺术本体”的缘点:展览上展出的五十余幅作品以苗族人物为主题,苗族汉子的性格特点和命运走向,是他思考的重点;苗族女子的纯粹和自然之美,是他着迷的所在。

“《仰阿莎的婚嫁》《芦笙回荡》等作品,将欧洲古典油画的静谧光影与苗族银饰的流光溢彩相互交织,用化实为虚的东方写意手法,将苗女凝望的双眼、麻衣的肌理,用诗意的民族符号进行诠释。笔触中既有古典油画厚重的戏剧光效,又有水墨空灵的留白想象;从《银凤》的璀璨到《斗木牛》的雄浑,艺术家在创作的沉思中,将苗乡山川、芦笙婚俗等场景升华为自己对生命与文明传承的哲学叩问,在虚实相生的幻境中触摸到了一个民族的血脉温度。”贵州省政协常委、贵州画院院长、贵州美术馆馆长潘闻丞说,徐明的艺术始终贯穿着“高贵的单纯”和“虚静的精神”,是对传统苗族文化的当代诠释。“他以独特的文化洞察力,刻画出苗族的精神肖像,诠释了苗族自信、自足的宇宙观、伦理观和生命智慧。”贵州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何京如是评价。

此次展出的作品为徐明近二十年间的创作。这些作品是连接深山与都市、传统与现代、国内与海外的“缘点”。徐明先生生长于苗岭山水的贵州凯里,2005年起在广东生活。“在当下的广东地区,研习欧洲古典主义油画的画家形成了一个阵容庞大的群体,促进了中国油画转向挖掘造型的本体审美特征;他们试图在弥补中国油画单纯与高贵审美品格的同时,也因描绘的是当下中国的人文形象而获得了文化与审美的再度创造。徐明作为典型案例,其创作是中国油画向欧洲油画传统伸展的一种文化跨越。”中国美协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、美术评论家尚辉说。

正如潘闻丞所说,“徐明是置身于中西古今艺术交融之区,却始终执着于用画笔回望故土的画家,以苗族题材为精神原乡,用油彩构建了一座跨越时空的文化桥梁”。在贵州的展出结束后,作品将装箱远赴法国,参加今年6月至7月在巴黎中国文化艺术中心举行的“大山的守望——苗族文化艺术节暨知名艺术家苗族文化主题艺术展”。

在“精神原乡”诗意栖居

贵州岫沙苗族被冠以“中国最后一个枪手部落”之名,频频借由绘画、影像、文字为外界所熟知。至今,岫沙苗族依然保持着原始的生活习俗:住吊脚楼、实行树葬、镰刀剃头、佩带火枪……岫沙对徐明而言,是一段注定的情愫。徐明儿时在外公外婆家长大,徐明说,当时是西南交通大建设时期,外公是公路建设者中的一员。于1956年通车的321国道,从江县是途经点之一,距县城7.5公里的岫沙苗寨,是国道沿途的一个村子,记忆里岫沙苗寨神秘的轮廓,总在泥土飞扬中若隐若现。和村寨一样神秘的是寨中人,印象中那些身着黑衣服的人群,也许是因语言不通,没见长辈们过多与他们交流,即使偶遇也只是好奇地观察对方。偶尔会听到外公谈起岫沙汉子醉倒在公路旁的趣事,因为他们十分好酒,所以常带一些农产品到县城赶集换酒喝,往往还没回到寨子里就已醉倒在途中,等什么时候酒醒了再爬起来回家。

徐明后来回城里上学,这段充满神秘色彩的记忆一直封存在他的记忆深处,直至爱上绘画。教绘画的老师说,画家应该描绘最朴实、最具特色的事物。徐明重新拾起了几时的岫沙记忆,并在走进岫沙与苗族同胞一起游戏和喝酒中,逐渐理解岫沙的精神图像——岫沙的树:“岫沙”在苗语里的意思是“树木茂盛的山坡”,岫沙人信奉“生死一棵树”,相信一棵树就是一个灵魂,树木越古老越有神性。每个岫沙人出生后,家人就会为其种下一棵“生命树”,当生命终结时,这棵树就会被砍伐制作成棺木施行最原始的树葬。埋葬棺木的地方,又会被种上一棵新的树苗;岫沙的装束:岫沙人的装束颇有特点,特别是头顶盘起的标志性的发髻,髻髻被视为中国最早的男性发式,不论曾经经历了什么,能被传承至今应该有它的精神之道;岫沙的芦笙:作为苗族人的主要乐器,芦笙似乎吹起了他们的生活节奏,回应着天地之间的和谐景象。

“在共处的过程中,你会感受到他们那份朴实而单纯的快乐,以及他们对大自然的虔诚与敬畏。他们坚守着



油画作品《芦笙回荡》。



油画作品《木木》。

用绘画的形式“精神返乡”

——“缘点-徐明油画艺术展”侧记

贵阳日报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文丰 文/图



展览现场。

前人的训导,在与自然共处的法则下,也会友善地包容和接纳现代文化。”徐明说,他的岫沙题材作品力争表现岫沙人的一种精神状态。布面油画《斗木牛》,取材自岫沙人农闲时期玩的一种古老的游戏“斗木牛”,我在画面中刻意加强一种戏剧化效果,让和谐的暖光普照大地,同时也洒落在苗族人的脸庞上”;布面油画《汉子之一》描绘的是拿着枪的父亲和吹着芦笙的儿子。父亲是一位苗族退伍军人,儿子则子承父业,用芦笙传承信念与精神。徐明说,“这件作品力争去刻画人物的内心状态,父子脸上露出的泰然神情源于内心的充实与满足,强大则源于内心坚定的信仰。他们以坦荡的胸怀接纳着万物,他们在自给自足的生活中溢出幸福感。”

“苗族在历史上没有文字,是通过服饰、刺绣、银饰、古歌等艺术形式来表达思想情感和文化历史的。”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局原副厅长谢彬如说,徐明的画作中,流淌着苗族历史深处的情感与文化。

贵州大学美术学院教授、贵州油画学会会长赵竹教授从“技术革命对绘画艺术的影响”出发,来理解徐明的岫沙题材观点。他引用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观点,认为人的存在不仅仅是存在于世界中,而是通过与世界的关系和交互中赋予自己的意义和价值。艺术家将个体的存在与创造力、灵感和表达结合在一起的瞬间,能够超越日常生活局限,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与世界进行对话和交流,“即以艺术的形式回归到精神的故乡,诗意的栖居。”在他看来,徐明的岫沙题材创作,正是在“精神原乡”里诗意栖居。



油画作品《仰阿莎的婚嫁》(局部)。

事物沉到内心深处,在中西古典精神中徜徉涵养,于虚静处觅得真趣,在单纯中获得神性,为画面的人呈现出一份隽永而神秘的视觉奇观,一个儒雅而凝重的精神世界。”

徐明先生此次在贵州的展览,是其参加“大山的守望——苗族文化艺术节暨知名艺术家苗族文化主题艺术展”的一次预热。“大山的守望”将于今年6月至7月在巴黎中国文化艺术中心举行,展览策展人、中法当代艺术中心创始人樊哲介绍,该展览以徐明油画作品出发,用油彩构建了一座跨越时空的文化桥梁。展览由苗族题材大型油画展,延伸为多种类型的现代艺术展,涵盖苗族文化纪录片展映及论坛、苗族服饰及手工艺藏品专题展、苗族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等。“通过这次活动,我们将展现苗族传统文化的创新力,让更多的贵州民族文化以崭新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、被世界看见,从而推动贵州民族文化成为跨文化理解的重要桥梁。”樊哲说。



■人物名片

徐明,1967年生于贵州凯里,现居广东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国家一级美术师。现任中国油画学会理事、南方油画院院长。曾于保利艺术博物馆、刘海粟美术馆、武汉美术馆、古元美术馆、德胜美术馆、巴黎中国文化中心、日本东京泰明画廊等艺术机构举办个展。作品入选第十一届、十二届、十三届全国美展并获进京作品奖。出版有《徐明:接纳与延伸》等作品集。

【时讯】

240余件(套)藏品溯源文化根脉

“汉字前身”亮相中国美术馆

近日,由中国美术馆、甘肃省文物局主办的“墨韵文脉——甘肃丝路艺术珍品展”免费向公众开放。来自黄河之滨的丝路艺术珍品走进中国美术馆最高殿堂。

此次展览延续“墨韵文脉”系列展览主旨,汇聚敦煌研究院、甘肃省博物馆、甘肃简牍博物馆及中国美术馆藏品240余件(套),涉及彩陶、简牍、帛书、画像砖、花砖、陶俑、木俑、写经、彩塑、临摹壁画等多个类别。展览分为“书刻同辉”“绘塑同光”两个部分,溯源中华艺术的文化根脉,彰显丝路精神的壮美气象。多件文物与艺术珍品,包括刻“フ”宽带纹彩陶钵、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、《仪礼》简、相利善弊剑册、元致子方书、“白马作”毛笔、彩绘六博俑、《大般涅槃经卷第六如来性品第四之三》、肃府本《淳化阁帖》刻石、潘絮兹的《石窟艺术的创造者》等悉数亮相。

“书刻同辉”展览部分以汉字与书法的源流与演进为线索,通过史前陶器、青铜铭文、汉简帛书、隋唐写经等与“书写”相关的展品,诉说汉字书写从萌芽到成熟的转变、从实用到审美的转向。距今4000多年的“フ”宽带纹彩陶钵,是此次展览中历史最悠久的展品,陶钵口上刻下的“フ”符号可能是汉字的前身,为研究中国古文字的起源提供重要线索。

位于展览入口处“C位”的15块刻石,选自明代肃王本《淳化阁帖》刻石,全套共142块,是现存时代最早、质量最好、保存最完整的一部《淳化阁

帖》刻石。这套展品宛如一座碑林,将张芝的龙蛇飞动、索靖的银钩蚕尾、王羲之的中和道逸、王献之的豪迈纵横,串联成刀锋、笔锋交融的中国书法名家图谱。

展览中还有不少书写工具。“白马作”毛笔作为汉代毛笔的代表作,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最精良的汉笔。这支“国宝级”毛笔长度约为汉代一尺的长度,刻在笔杆上的“白马作”三个字表明制作工匠的名字,反映当时刻勒工名的制度,削尖的笔杆顶端反映当时人们把毛笔横插在发冠上的“簪带”习俗。

“绘塑同光”展览部分主要陈列画像砖、陶俑、木俑、彩塑、临摹壁画等与绘画、雕塑相关的展品。马家窑彩陶的纹饰,律动着原始美学的生命力,是先民对自然万物的感悟和想象;秦木板地图的点线,勾勒出山川的标记,蕴含着先民对家国天下的认知与守望;汉代木俑的古拙造型律动着鲜活的张力,凝结着质朴的诗意;河西魏晋画像砖以简笔描绘,定格着市井的烟火与生活的温度……

展览还精选多幅吴作人、靳尚谊、常沙娜等前辈大师的敦煌壁画临摹作品,体现敦煌艺术的现代转化与千年文脉的薪火相传。

该展览在中国美术馆三层、五层展厅举行。其中,“绘塑同光”部分呈现在三层13—17号厅,持续至6月3日;“书刻同辉”部分呈现在五层19—21号厅,持续至8月17日(周一闭馆,法定节假日除外)。

袁云儿



观众在“墨韵文脉——甘肃丝路艺术珍品展”上参观。 新华/传真

【评弹】

短剧《家里家外》何以好评不断

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

近段时间,一部名为《家里家外》的四川话短剧火了。

没有霸总,没有狗血剧情,这部以上世纪80年代川渝地区为故事背景的短剧,靠讲述家庭亲情,成功俘获了观众的心,网友评价其“堪比正剧”、川话版《小巷人家》。这部短剧为何让人眼前一亮,它之于短剧而言又意味着什么?

对于四川方言的使用,是《家里家外》获得关注的关键因素之一。在网友评论当中,该剧的台词语言、演员发音、川话特色等,成为被提及最多的话题。有网友评论“从《哪呢》那儿学会的四川话还在练习,升级版就来了”。正如剧中女主角的经典台词:“那你晓不得,我是高坪区第一歪婆娘(性格强势的女性)?”男主轻松回应:“我晓得,但我就喜欢歪的。”四川话的直接与浪漫、幽默与风趣以及背后的生活与情感态度,统统和盘而出,这也决定了该剧的方言具有很强的吸引力。

四川方言出现在影视剧可不是第一次。《傻儿师长》《山城棒棒军》《幸福耙耳朵》等川渝方言剧,都曾获得成功,但由于时间久远,以及传播平台、观众审美等发生变化,曾经的方言剧已经停留在了记忆中。这一次,《家里家外》不但成功唤醒了观众对四川话影视剧的回忆,也大大激活了体会方言、享受方言的文化冲动,因而很容易把方言带来的妥帖感与亲近感转化为对剧作的兴趣。

受短剧的强情节、快节奏、浓情绪等影响,《家里家外》对四川方言的使

用也与短剧特征高度绑定。方言在剧中使用量之大,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之准,在情绪传递方面之浓,都将四川话剧作水平推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。

“堪比正剧”是《家里家外》走红后观众的主要评价之一。在此之前,短剧经常被树立在长剧与正剧的对立面。在野蛮生长时期,短剧的优缺点均十分鲜明,而“堪比正剧”的说法表明短剧在精品化之路上,已经开始注重吸收正剧的特质,以“时代的短剧”拥抱“经典的正剧”,或许成为短剧下一步的发展主流。

在正剧中,家庭剧一向是很受欢迎的题材,从《家里家外》很容易想到《我爱我家》《父母爱情》《小巷人家》《人世间》等正剧,这些正剧曾在不同年份给观众带来过感动与启迪,对于表达中国人的家庭观起到了良好的凝聚作用。从《家里家外》的剧情聚焦于“爱与平等”这个主题来看,它不仅继承了此前家庭类正剧的传统价值观,也在因势利导,将年轻一代认可的理想亲情关系融入短剧中。

更重要的还在于,《家里家外》是短剧另辟风格赛道的产物,对于产业而言,它的内容贡献与转型影响并重,它的诞生是对短剧创作内容的一次有力弥补,也将短剧发展引领到了一个新的层面。在微短剧处在收费与免费之争、面临独家播出与排他协议等发展议题的背景下,《家里家外》作为一个例子,或能贡献出一些解决方案与经验,让从业者看到更为清晰的发展路径。